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二十二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二十二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日行于天光寓萬形全得爲月分得爲星雲得爲霞雨得爲
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
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于茲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經天
有赫厥用無私其權冲天烏紗朶雲龍袍就之目近望之天
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宋仁宗像卽真武帝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一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一

志釋寄胡徵君仲中

宋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于交
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推古今
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毳編襦土芝緼食
動趾踉蹌發辭讓吃忽於緇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噓指爲木
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迫
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
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螻蟻時幻歲遷電滅鳥空
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
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履矢鞬弓仰落雙鵬俯搯

長熊毛血旁灑塵全四封入據遂館延寶惟供壘尊旁午豆
俎衡從肉腴含春耐量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
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鷹輔奇牙環質姣容歌喉撼
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
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
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耀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
焰孰潛其燭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激軒冕以之蟬聯
紳笏以之僚僚衛霍擁軫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電霜
露係乎吹噓乎奪視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禱其重
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
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
蕭卑卑南陽之耕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

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
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
沂岱嶽常霍及鑿閭分布九疆拾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
邦他若滄張蕩浮青瀚混茫包天畏地循環相通測其間怪
偉靡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瀆宗斟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
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
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搏桑豁氛埃於人
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
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
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
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椽不

斷型簋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道辭移陰
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
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
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
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
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彝揣摩國紀宣
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
江焱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
龍天飛也或或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
里而列井布碁也及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
夫子浸而微言絕 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
曰戲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純陰陽權謀伎巧

勢形其目卯列繡繡續續九宮八門六干五神軍執兵鈐星
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胃鎧羅陳
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鶯賞扶脊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衡大
櫓驪耳長爻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
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躩鳥蛇翼驤正
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赫赫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
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
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廉
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
焉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瀰
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醫主柱丹砂騎鳴龍
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楮衣服閭女丸素書赤斧

皇明文獻卷十二
三
碧鷄朱璜寂脫玄俗質虛心存冲寥跡亦危奇五性既絕九
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
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鞮服
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不拘雲臥
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爲也當闢
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
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
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
文或僞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堙後出者存何老
生怨尤而異師是噴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
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緯候
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又潛詳於義雖俗箴

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術錯難瑩方州部家何立言難深而
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賢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原
莫外家言性氣體何固指危殊而重摹迭疑觸類而言何莫
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厖鴻掠其纖微懸空明
之金銀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麓近之
然難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葉蟬冠生其間亦矣益哉文學曰
孟軻氏沒世是真儒師師萌廢儀儀奚歸孰廓我矇孰砥我
愚群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具區欲絡盲象以駕
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噫一何寒乎九聖之神於
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曠蕪盈室
何有芳蓀繁星爛甯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恬恬乎帝
降民秉德與天一胡不自責葩藻是弱顛倒首足淆黑白黑

棄其瓚藥寶厥瓦鬲村腐自傷淚血交積誓副宿穢以剗末
習駕森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檝張武夷以爲颿期沫泗之
可泐夙興夜寐俛俛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
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
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苟植植索
塗愈幽深兮烟其靈根無古今兮趨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
遠駕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
朝斯夕斯相期於歿齒兮

文訓

王禕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俵俵焉
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
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志學文有年于茲志則

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靈漢昭回
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
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
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壞人暖
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
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窳曠疲弊歲月刊精竭思耗費
簡劄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平攀日月高視萬物
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翫散而
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
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
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剗裁
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

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流案會
元出神入天惟其音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
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
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
氣途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
黃對白調朱施鈿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擣穠纖吟嘆寒暄
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絨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
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縉典往來交際率奉
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新支
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閉
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以風月留連鶯花凌
亂振妙韻於沉寘託葩辭於清婉性情以之而暢宣光景因

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定以託情固無間於
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
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卿選
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
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
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肯切言
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辨幹天機而生說
其賦則句鍊字憂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校妍醜於
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
文格固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聽閱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
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孤而先拔
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

穀則遂園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
乃躋膺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
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
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
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
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麗牲懸粹之碑或鏡在封嶽磨
崖之壁莫不炫耀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
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尔其宏
粵之思雅健之姿瑰璋之辭攬捩馬班凌厲蔡陳蹂躪韓柳
玉采金聲煜煜煌煌錡錡鏘鏘衣章繡紋炳炳焯焯續續紘
紘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為律呂張正音諧聲
韻變態類雲霆動氣排甲兵沈宜以之而閑寒幽閱以之而

著宣迤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以藝營宿將道德為世
之模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
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照
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
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
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藹為王言渙為大
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灑灑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李揮霍
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
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軼轡三光封職則氣
含陰雨之潤機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
戒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
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續於黎蒸朝出九

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
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
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
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
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畧霸圖運祚興衰治
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姦諛天文五行
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
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
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
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
例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志文足以發難顯之

義我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班固
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
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槩獲論
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
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
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
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謫以纖况乎瞠
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
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
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
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
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旣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

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西刑畧爲文
鄧析門以兩可辨說爲文老聃氏以乘要執本持謙處卑爲
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
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
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
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
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
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
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
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
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
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
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示一端各據一偏未
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頹僻馳騁
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
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
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
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
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
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
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燿霞而鼓風霆
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
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

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驟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茂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茂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巢雲對

貝瓊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崖危乎孤鶴之託一椽而雲氣出入

乎戶牖與野馬網緼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千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乃據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益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爲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病也抑顯晦之跡旣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屬群山宛宛下赴鬱鬱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椽之約之如跂如騫文窻洞開朱拱鈎連盤盤困困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熾無冰夏寒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揚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覆茨之爲

貴也吾惡爲哉曰下隰高原我圃我樊輦石其間可游可觀
鑿而成窪壘而成塚錯落星布嵌巖雲滂或背而崩或環而
拱虎豹縱橫駝馬交踵神伴孽華勢方斷隴境與心謀物以
機動異卉駢生脩條上竦回飈激芳紅褰翠涌其視巢雲爲
何如對曰金谷旣虛而二十四友爲禽宜來者之所戒復忍
襲其轍乎曰高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垠洞庭
爲池浩浩云云鳧鷖往來候鴈千羣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
宣其壅以泄其煩朝挹羲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爲何如對
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氛祲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勞民
爲之而勢危累棊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罄千金以奉一
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促絃張乍抑乍揚移
官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鸞停鵲翔鸞蝶照娟

吐氣蘭芳良夜何其而厭未央絕纓繼燿炳燭傳觴其視巢
雲爲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淫矣吾自吳之越自
越之楚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顧不愈乎
世俗之好以喪吾真邪曰結友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逼氣
熾熏灼恥事佔畢擊丸六簿遨遊狹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
割鮮野酌杯觀五湖埵視四嶽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鄙哉
貴游子弟席奕葉之寵矜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
久而墮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黃閣趨紫垣理萬民總百官
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戟堂垂曲旃魚鑰初啓鶴蓋雲
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祿周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
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
者吾絜知校能奚翅鵬鷖之相萬又可以妄覲之邪苟居其

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卷舒一壑一丘擷秀汲澗變化而
休非幾於絜身亂倫之流歟對曰生覩於彼而不覩于此蓋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爲物固於天地而有時不足圍
也藏於山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汎溢如濤洶乎其不可排也
回旋如雪泯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內外爲吾之藩籬也彌乎
六合爲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狎而昵吾之友
也茫茫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弘景
招太白小匡廬單少室逍遙倘佯以永朝夕視彼壯麗之居
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圃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
非吾之所惑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其
寂寂也東吳生恍焉若失迺爲之歎曰古子可謂不屈於天
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惡觀物之過乎
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却巧文

王達

昔柳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鐵厓亦常擬之矣余
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却巧文并窺管見其敢追踵前賢
哉姑自釋其抱耳

歲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江江弗憚適冷風颯然月綻
雲折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歛莅吾席析析步搖灑
艷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
禱吾者恭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戇少
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歛踵
覩覩恣恣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
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與通今子弗

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抵業專攻未塗嚙啗言滋豐
技夸鬼誠計逞狙公鳥翼蛇驤蜂聚蟻同託根魏柯名曰宛
童俾不曲合焉致斯崇路欺握雉祝天祛蟲陽縱陰戢內傾
外融憎陋忻媻人心攸同聾俗簧世譎行迂蹤季子絲是而
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不聞歟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若
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浣薇露戲焚玉鞋錦
心繡腹侮書嫚詩啓喙成訟轉趾微疵予予奪奪是是非非
顛倒縱橫起滅提槌倚天拔地斷蛟刺犀藻葩綴縛陟降驅
馳氣廟屈子目短相如諸侯見構豪族爭儲壹譽可喜壹毀
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為今子譴吃赭顏沉吟支頤窮鄉僻
地運日以奇我今告汝汝應締思汝不攸轍焉能救而夫騏
驎捕鼠弗逮狂狸吾將錫子語窅助子朝機納子之黠驅子

之痴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也麒麟躑躅各有攸得
奚憫奚惡良玉渾然烏事刻琢馬安善定倪寬撲學寧為拙
傷毋為巧詠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容栩栩強語手擎
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汨此靈府命赫險羊躬呈游弩蒿
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鰓姑未知
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柄圓鑿事恒弗投毀方瓦合情
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離么麼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變
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玉堂弗憂攻苦敷澹厄如楚囚匪
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
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智固備矣然強翼者雖疾不
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生龜脫甬顛非自然危鶴斷脰乃違厥
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

者賦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胆厲而警
惕於是天孫若然真逝茫無所得出視之但見繁星麗天
萬里一碧

翰墨林七更有序

余是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被
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間籍甚性嗜清玩笛之頗富嘗名其
齋曰米家船少傳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予
乃為作七更極其辨以進於道意劣辭庸視古之作者固
未免有捧心之謂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差者
也

覺非先生久客闕關心厭喧囂怔忡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絕
境於焉消搖條濯以樂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

曳杖行于若履空谷足音楚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眇眇以
目升自賓階少叙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于地匪空
于岑無松之盛非栢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琴棊几萬籤上
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
正席焚沉蕙蕙緩官急羽高卑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
清短清倚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
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箏遂之耳未能得其愴恍毋
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記物設教啓其聳聳
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
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僨勝不
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勅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
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毋作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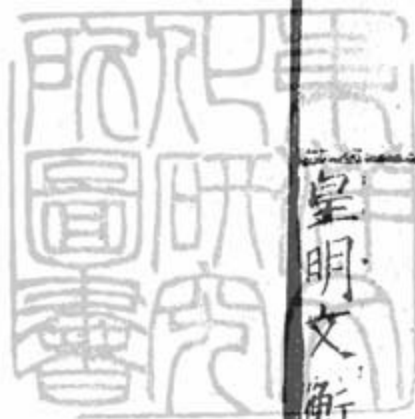
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蚪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窻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着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績肇自姚姁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降好尚蠶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宸適情游藝動合玄理宣和摹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畫或忘食宵恒失眠窮極彌工思苦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

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大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泔泔龐主人曰經緯天地輻輳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駸駸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于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畧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

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
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止降階頰首請先群經旁藝
居後以翰墨林爲道淵藪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二





所圖書

天

